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滙水燕談錄 第六卷 貢舉 文儒 先兆

### 貢舉

國初，詔諸州貢舉人員群見訖，就國子監謁先師。迄今行之，循唐制也。

蘇德祥，漢相禹珪之子，建隆四年進士第一人。登第初，還鄉里，太守置宴以慶之。樂作，伶人致語曰：「昔年隨侍，嘗為宰相郎君；今日登科，又是狀元先輩。」言雖俚俗而頗盡其實。德祥孫丕有高行，少時一試禮部不中，拂衣去，居泝水之濱，五十年不踐城中。歐陽文忠公鎮青，言於朝廷，賜號沖退處士。年八十餘卒。

進士之舉至今，本朝尤盛，而沿革不一。開寶六年，因徐士廉伐鼓訴訟，帝御講武殿覆試，覆試自此始。賜詩自興國二年呂蒙正勝始；分甲次自興國八年王世則勝始；賜袍笏自祥符中姚暉勝始；賜宴自呂蒙正勝始；賜同出身自王世則勝始；賜別科出身自咸平三年陳堯咨勝始；唱名自雍熙二年梁顥勝始；彌封、謄錄、覆考、編排，皆始於景德、祥符之間。（講武後殿，今日崇政殿也。）

唐制，禮部試舉人，夜試以三鼓為定。無名子嘲之曰：「三條燭盡，燒殘學士之心；八韻賦成，笑破侍郎之口。」後唐長興，改令晝試。侍郎竇貞固以短晷難成，文字不盡意，非取士之道，奏復夜試。本朝引校多士，率用白晝，不復繼燭。

雍熙中，著作佐郎樂史特賜進士及第，詔附於興國五年第一等之下，賜第附勝始於此。

太宗朝，趙昌國者，自陳乞應百篇舉。帝親出五言四句為題，云「秋風雪月天，花竹鶴雲煙。詩酒春池雨，山僧道柳泉」凡二十字，字為五篇，篇四韻。至晚，僅能成數篇，辭意無足取。亦賜及第，用勸學者。

真宗朝，錢希白賢良方正擢第，慶曆中，子明逸子飛、彥遠子高相繼制舉登科。嘉祐末，蘇軾子瞻、弟轍子由同年制策入等，衣冠以為盛事。故子高謝啟云：「兩朝之間，相繼者父子；十年之內，並進者弟兄。」子瞻《汝州謝表》曰：「兄弟並竊於賢科，衣冠或以為盛事。」而子瞻入等尤高，故其謝啟曰：「誤玷久虛之等。」希白從孫藻，皇祐五年登進士第。是年說書中選，後十年復登制科，其謝啟曰：「十年二第，屢玷於主司；一門四人，無替於祖烈。」

咸平元年，開封發解以高輔堯為首，錢易次之。易有時名，不得魁薦，頗不平之，上書言試題語涉譏諷。輔堯亦請以解頭讓易。上命錢若水覆考，既而上以為士人爭進，幾不可長，止令擢文行兼著者一人為首。乃以孫暨為第一，輔堯次之，易第三，餘如舊。

祥符二年，真宗東封岱山，六月，放梁固已下進士三十一人及第。四年，祀后土於汾陰，十一月，放張師德以下三十一人及第。固，雍熙二年狀元顥之子；師德，建隆二年狀元去華之子。兩家父子狀元，當時士大夫榮之。甘棠魏野聞而以詩賀之曰：「封禪、汾陰連歲勝，狀元俱是狀元兒。」

和魯公凝，梁貞明三年薛廷珪下第十三人及第。後唐長興四年知貢舉，獨愛范魯公質程文，語范曰：「君文合在第一，暫屈居第十三人，用傳老夫衣鉢。」時以為榮，其後相繼為相。當時有贈詩者曰：「從此廟堂添故事，登庸衣鉢盡相傳。」

嘉祐中，蘇轍舉賢良對策，極言闕失，其略云：「聞之道路，陛下宮中貴姬，至以千數，歌舞飲酒，歡樂失節。坐朝不聞咨謨，便殿無所顧問。」考官以上初無此事，轍妄言，欲黜之，仁宗曰：「朕設制舉，本待敢言之士。轍小官，如此直言，特與科名。」仍令史官編錄。

張邵公士遜，以監察御史為諸科考試官，以舉子有當避親者，求免去，主司不從，真宗嘉之。自後，試官親戚，悉牒送別頭考校，至今著為令。

熙寧中，孔文仲舉賢良方正，制策入等，以忤時政，不推恩。孫靖公固言：「科舉徒取一日之長，言之虛華不足校，矧制舉本以求直言，豈以忤而黜之耶？今朝廷以文仲之言足以惑天下，臣恐天下不惑文仲之言，而以文仲之黜為惑。」論者嘉之。

慶曆五年，仁宗臨軒賜進上第，審刑詳議官祝諫侍廷中，男唐中甲科，次男虞、弟諂、一婿（忘其姓名。）皆擢第，季弟許得同出身。每唱一名，即稱謝，是日，諫五拜殿下。仁宗以問近臣，對以皆子弟也，仁宗嘉賞之。

### 文儒

太祖詔盧多遜，扈蒙、李昉、張澹、劉兼、李穆、李九齡修《五代史》，而蒙、九齡實專筆削。初以《建康實錄》為本，蒙史筆無法，拙於敘事，五代十四帝，止五十三年，而為紀六十卷，其繁如此。傳事盡於紀，而傳止次履歷，先後無序，美惡失實，殊無足取。天聖中，歐陽文忠公與尹師魯議分撰。後，師魯別為《五代春秋》，止四千餘言，簡有史法。而文忠卒重修《五代》，文約而事詳，褒貶去取，得《春秋》之法，遷、固之流。

太宗銳意文史，太平興國中，詔李昉、扈蒙、徐鉉、張洎等門類群書，為一千卷，賜名《太平御覽》。又詔昉等撰集野史為《太平廣記》五百卷，類選前代文章為一千卷，曰《文苑英華》。太宗日閱《御覽》三卷，因書有闕，暇日追補之，嘗曰：「開卷有益，朕不以為勞也。」

白樂天嘗謫官江州，多遊東林，即今廬山寺。有天祐中僧修睦記云：「寺有蓮花藏，藏有《白集》七十卷，傳云居易自寫，同遠大師文集不許出寺。廣明初，高駢強取去以遺相。」後四十餘年，有王長史者，徧求善本校正，錄而藏之。旋又為長史易去，頗多舛謬。真宗詔取至都下，令侍臣以諸本參校繕寫，付寺僧謹藏之。時真宗對侍臣語及居易與元稹齊名，而居易保持名節，終始不易，故不至相位，歎惜久之。

真宗朝，殿中丞崔頤正直講國子監，以老疾不任朝請，乞以本官致仕。從之，仍為直講。真宗優儒學，故遂其閑逸而不罷其職俸焉。

晏元獻公，七歲文章敏妙，張文節公薦之，真宗召見，賜出身。後二日，又召試詩賦，公徐曰：「臣嘗私為此賦，不敢隱，乞易題。」真宗益歎異之，乃易以他題。

青州壽光張荷若山，早依田告為學。告卒，入終南，師事種放，而吳遵、魏野、楊樸、宋濬皆友也。性高潔，為文奇澀。初，高弁公儀作《帝形》五篇以示放，放歎曰：「隋、唐以來，綴文之士罕能及之。」學者翕然競傳其文。及荷著《過非》九篇成，放見之，曰：「又在《帝形》之上矣。」終以連蹇不遇卒。子孫流落，荷之文散亡無幾。捃收其遺，得文若詩凡一百一十五篇，為三卷，藏於家，將以遺荷之子孫焉。

唐杜暹家書，跋尾皆自題詩以戒子孫曰：「請俸買來手自校，子孫讀之知聖教，鬻及借人為不孝。」京蘇維嶽家杜氏書尤多，所題皆完。近年，朝議大夫謝暉好蓄書，率自校正，以二十廚貯之，取杜詩一首二十字，廚刻一字，以別書部。謝氏子孫多賢令，子仲弓、廣文、孫牧，皆登甲科。少微，嘗舉茂才。

慶曆中，滕子京謫守巴陵，治最為天下第一。政成，重修岳陽樓，屬范文正公為記，詞極清麗。蘇子美書石，邵鍊篆額，亦皆一時精筆。世謂之「四絕」雲。

劉原父文章敏瞻，嘗直舍人院。一日，追封皇子、公主九人。方下直，為之立馬，卻坐，一揮九製成。文辭典麗，各得其體，真天才也。歐陽文忠公聞而歎曰：「昔王勃一日草五王策，此末是尚也。」

濟州晁端友，文元公之孫也，沈靜清介，君子人也。工文辭，尤長於詩。常自晦匿，不求人知，而人亦無知者。以進士從仕二

十餘年，為著作佐郎以卒。其子補之錄詩三百六十篇，求子瞻序之。方子瞻守杭也，端友為新城令，與遊三年，知其君子，而不知其能為詩。夫以端友之文，子瞻之明且好賢，而又相從久，猶有所不知，則士之蘊文行，不自求聞達，卒不為世知者，可勝數耶！

孫洙巨源，博學長才，初舉賢良方正，奏論五十篇，皆陳祖宗政事，指切治體，推往驗今，著見得失，天下爭傳寫之，目曰《經緯集》。韓魏公覽而歎曰：「慟哭太息以論天下事，今賈誼也。」

趙師民周翰，博學醇德，為本朝名儒，尤為仁宗所眷。自登第即入學館，豫校讎，登經筵，參侍幾三十年。晚以龍圖閣學士出守耀州，仁宗親筆御詩以寵其行，序有「儒林舊德，出守近藩」之語。後宋次道撰公碑，題其額曰「儒林舊德之碑」，世以為榮。

龍昌期，陵州人。祥符中，別注《易》、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論語》、《孝經》、《陰符》、《道德經》，攜所注游京師。范雍薦之朝，不用。韓魏公安撫劍南，奏以為國子四門助教。文潞公又薦，授校書郎，講說府學。明鎬再奏，授太子洗馬致仕。明堂泛恩，改殿中丞。又注《禮論》，注《政書》、《帝王心鑑》、《八卦圖精義》、《入神絕筆書》、《河圖》、《炤心寶鑑》、《春秋復道三教圖》、《通天保正名等論》、《竹軒小集》。昌期該洽過人，著撰雖多，然所學雜駁，又好排斥先儒，故為通人所罪，而其書亦不行。年八十九，卒，鮮於子駿為誌其墓。

李叟涓卿，自號穀子，少師任奉古，博通經史。以著述為志，性靜退，不樂仕進，士大夫多稱之，為張乖崖所器。少日，一出庭試，後隱居永康軍白沙山，後生從之學者甚眾。任中正薦，乞賜處士之號，詔以為試校書郎。凌策又薦之，召授試懷寧主簿、國子監說書，改大理丞、知泉州惠安縣。久之，以先所著未成，再乞國子監說書，以終其業。著《孔子弟子傳贊》六十卷，上之，得知榮州。秩滿，以國子博士致仕。叟撰《道德經疏》二十卷，《張乖崖語錄》二卷，《穀子》三十卷，歌詩、雜文七十卷。年九十。

## 先兆

艾穎侍郎少以鄉貢入京師，中途逢一叟，謂穎曰：「子相甚貴，此去當登第。」授穎書一策，乃《春秋左氏傳》，穎熟讀之。禮部試《鑄鼎象物賦》，出所得書，穎甚喜，援筆立成，若有相之者。主司愛歎，擢至甲科。

王元之謫守黃州，有二虎鬥，一虎死，食之殆半；群雞夜鳴。日官謂守土者當其咎，真宗惜其才，即徙鄆州。謝表有「茂陵封禪之書，止期身後」之語，帝深異之，促詔還臺。未行，捐館，帝甚歎息之。

初，寇萊公十九擢進士第，有善相者曰：「君相甚貴，但及第太早，恐不善終。若功成早退，庶免深禍，蓋君骨類盧多遜耳。」後果如其言。

丁朱崖當政日，置宴私第，忽語於眾曰：「嘗聞江南國主鍾愛一女，一日，諭大臣曰：『吾止一女，姿儀性識特異於人，卿等為擇佳婿，須年少、美風儀、有才學、門第高者。』」或曰：『洪州劉生為郡參謀，年方弱冠，風骨秀美，大門嘗任貳卿，博學有文，可以充選。』國主亟令召至，見之，大喜。尋尚主，拜駙馬鬱尉。鳴珂鏘玉，出入禁闈。良田甲第，珍寶奇玩，豪華富貴，冠於一時。未幾，主告殂，國主悲悼不勝，曰：『吾將不復見劉生。』削其官，一物不與，遣還洪州。生恍疑夢覺，觸目如失。」丁笑曰：「某他日不失作劉參謀也。」席中莫不失色。未幾，有海上之行，籍其家，孑然南去。何先兆之著也。

吳文肅公奎將舉賢良，一夕，夢入魏文帝廟，召升殿，顧問群臣優劣，公未及對，帝曰：「韓延壽為最。」是夕，門下抄書吏楊開者，夢公讀《楊阜傳》。翌日，告公。公異之，即取二傳覽之。及祕閣試六論，一題乃《韓延壽楊阜卓優論》，公遂膺首選。

王元規景仁，慶曆末，將赴吏部選。一夕，夢一人衣冠高古若術士者，因訪以當受何地、官期早晚。書八字與之云：「時生一陽，體合三水。」既覺，不悟其意也。及注官河南府河清主簿，凡三字皆從水；到官日，正冬至。

趙少師少名公禔，一夕，夢人持名籍，有金書「趙概」字，及覺，改名概。又嘗夢通判汝州，既登甲科，果通判海州。或以篆文校之，「汝」「海」字頗相類。

歙州三靈山人程惟象，少逢異人授要訣，退而精思其術，言人貴賤壽夭多中。御史馬遵應舉時，問於惟象。言：「二十四當成名，不出十年，當知南方大邑。仍損初妻，再婚徵姓貴族。」皆如其言。後為御史，言事實宣城。過儀真，見惟象。言：「不久復職，定壽四十七。」俄復京本曹，數日，還臺卒，年四十七。呂景初自殿中御史出，通判江寧府，以父諱欲乞換郡，惟象曰：「不必，行別有命。」果移衛州。張宣徽方平問一丁酉人命。曰：「天寶星行初度，不當作內臣，壽止五十四。」乃中人也。是年，除內相，未拜命而卒。慶曆中，三發運使向傳式、袁抗、許元問命。言：「二月、八月俱動，惟許動中見喜，謂動非動。」二月，袁召充省副；八月，向為省副；許至八月，自判官遷發運副使，遷而不離也。仍言許終作兩制，眾以為許門蔭難登近侍，後賜出身，遂為待制。杜倨移浙漕，惟象曰：「此去百日，三朝官俱壽盡。」乃比部陳執古、內翰蘇紳、待制滕宗諒。故倨贈詩云：「有驗如有神。」惟象於所居構搆墨閣，士大夫多留詩其上。

韓存寶，本西羌熟戶，少負才勇，喜功名，累立戰功。年未四十，為四方館使、涇原總管。一日，郡僚繪其象渭州僧舍，或為其色不類，令以粉筆塗其面，將別圖貌。未及，促詔赴闕，命經制戎、瀘賊寇。人睹其無首，咸以為不祥。明年，存寶果以奏功不實伏誅。

馮當世少孤，寓武昌，縱飲不羈。一夕，醉臥郊外溪邊。有漁者罷漁，舟困眠，有人叱之曰：「馮侍中在此，安得不避！」漁者驚起，步月岸上，一人衣冠熟寢草間，詢之，知為馮也，即拜曰：「秀才他日貴顯，幸勿忘。」具以夢告，因請臥舟中，以避風露。馮睡至曉，與其載入郡。其後馮貴，使訪漁舟，不復見。

慶曆末，武昌陽傳為予言：楊寘審賢，少聰。既長，文辭學行為天下所稱。十九游太學，補試，遂冠諸生。後試國學、禮部、殿前，皆為天下第一。得將作監丞，通判潁州。未行，丁母憂，哀毀致疾。度必死，曰：「友人莫孝先嘗夢我龍首山人，龍首，蓋言四為貢首；山人，無位之稱也。我必死矣。」後數日，果終。年三十一，天下痛惜之。

王獵，酸棗人。天聖末，累舉未第。一夕，夢紫衣吏召，至一宮門，守衛甚盛，揖入升廳。對拜者，紫衣金帶，年三十許，禮甚恭，既坐，辭甚遜。覺後，私記其年月。獵後困於場屋，久之，推恩五舉，得同出身，登仕。又二十餘年，年且七十，始為尚書員外郎。將乞身以去，故人或止之。會英廟入繼為皇子，近臣薦公為宮僚。赴皇子位，門闈守衛，宛如夢中；及升廳拜揖，則衣冠儀貌，亦與所夢無異。歸視篋中所記，乃英廟所生時也。侍讀官邸未及期年，英廟即位，遂登侍從。吳文肅公嘗對予言：「餘天聖末方為長垣主簿，與獵友善，故聞之詳。」

進士李某者，久未第，一日，訊命日者。曰：「君遇三韓即發祿。」李乃徧謁貴人韓姓者，冀蒙推轂，而卒無知者。元豐中，朝廷遣使高麗，有與李故人者奏名同往。至其國，考圖籍，乃古三韓之地也。使還，賜出身。果符日者之言。

此乃陳州崔度為安厚卿所辟，歸得出仕耳。

孫莘老初為太平令，有呂同者學於孫。一夕，夢試南宮，中高選；主文，孫也，衣緋魚。覺以告孫，孫曰：「子學已充，料不日取高第，而某方仕州縣，何事文衡？況朱衣豈主文服耶！」熙寧初，呂赴禮部試，孫以記注、知諫院同知貢舉，尚衣緋。呂大喜，必在高等。俄又被黜，大悵恨，自放江湖，無復仕宦意。元豐初，呂以五舉免解，再赴禮部。孫以祕書少監知舉，尚衣五品服。勝出，呂預高薦。及贊謝，孫聽宇侍執，宛如平昔之夢。

皇祐二年，陳珙知邕州。冬至日，珙且坐廳事，僚吏方集，有白虹貫庭，自天屬地。明年五月，龍門於城南江中，馳逐往來，久之，江水暴漲。未幾，儂智高陷二廣。前此，陶弼以詩貽楊叟，請為備，云「虹頭穿府署，龍角陷城門」也。

元豐中，汶上樛逖，一夕，夢奏事殿中，見御座前揭一牌，箔金大書「黃裳」二字，意必貴兆也，因改名黃裳。明年，御前唱進士第，南劍黃裳為天下第一。

王彥祖初名亢宗，慶曆二年，方勝冠，廷試《應天以實不以文賦》罷，寢旅舍，夢一人告之曰：「君今年未當中第。」彥祖尤不平，且責之曰：「子未嘗見予程文，又未始知予生月，何從而知未中第？」其人笑曰：「君若中選，賦題『天』字在下，君當三中選，皆然。今題『天』字在上第二字，是以知其未也。」及唱名，果不預選。次舉春試，不利於禮部。八年，再預廷試，蓋《軫象天地賦》，又復黜。至皇祐五年，免解赴禮部。前以臥疾困眠，夢至一大府，見二人，因懇求生平祿命，二人笑不答；再叩來年得失，其人指面前池水曰：「待此水分流，君即登第也。」覺，以為池水不能分流，決無中第望矣。久之，乃寤，即更名汾，以符水分之兆。及試禮部《嚴父莫大於配天賦》，廷試《圓丘象天》，皆中高選。其後召試學士院，又賦《明王謹於事天》，得貼館職。皆符夢中之言也。

元祐四年夏，餘初至河東。一日，與郡僚旅見提刑孫亞夫，孫曰：「近日府中角聲不和，應在太守。」時蒲資政方到府未逾月，落職知虢州。數日，餘獨見孫。曰：「角聲愈不和矣。」未幾，王震待制自同復鎮蒲，七日，丁母夫人憂去。至九月中，孫復語郡官曰：「角聲不和，尤甚前日。」尋報蒲中行龍圖自襄移蒲，十月到官，明年春病卒。其驗如此，不知何術也。

成都譙開，博極群書而不求榮利，簡靜沖退，好修身之術。日遊大慈寺，博訪異聞，以廣所學。久為蜀中士大夫所稱，文同與可尤重之，目曰大慈仙。治平三年上巳夜，有人觸其戶，開秉燭視之，一叟白鬚布裘，酣寢戶外。開呼之使去。行且語曰：「明年正月，聖人當出。」開意其狂醉，不以為怪，視睡處，一燒餅，一藥帖，逐之已不見。與可取餅、藥以去。明年正月，神宗嗣位。

蜀人任玠溫如，晚寓寧州府宅。一夕，夢一山叟貽詩曰：「故國路遙歸去來。」玠和之曰：「春風天遠望不盡。」既覺，自笑曰：「吾其死乎！」數日，不病而逝。

術士李某(忘其名。)者，亦傳管輅軌革法，畫卦影頗有驗。今丞相頃嘗問之，卦影畫水邊一月，中有十口。未幾，除知湖州。又盧龍圖乘使占，卦影亦同，乃除知渭州。字雖不同，而其影皆符。